



全国不到10个! 这“90后”是其中之一



朱欣的通草花作品

“瞬间就被吸引了”

朱欣从小喜欢做手工。“那时在乡下，没有兴趣班，有什么就玩什么。”母亲用毛线钩衣服和鞋子，她好奇跟着学，小学时就能钩书包；爸爸是木工，她耳濡目染，学会把竹子削成很薄的竹篾，然后编小竹篮；小姨接了些给人做耳环、项链的单子，她兴致勃勃地帮忙制作，又学会了做小饰品。到了初中，接触到更专业的美术老师，朱欣才发现原来手工有这么多种形式，她什么都想尝试。

当时，县里组织了一场手工作品比赛，她将毛线和布缝在一起做了一幅画，获得了第一名。她十分激动，更加痴迷于手工，经常去书店找手工方面的书来看。但进入高中，考大学成了摆在首位的任务。她开始学习播音主持，参加了艺术高考，可这条路没走通。最终，她被湖南科技学院录取，遗憾的是被调剂到了她完全不感兴趣的计算机专业。朱欣决定放弃上大学。“父母肯定是不同意，但我这人脾气比较倔，不感兴趣的专业宁愿不去念。”

她跑到湖南省永州市打工。为了生活，她这个“i人”（指内向的人）不得不先短暂做起了销售客服，后来又去给少儿做口才培训。

“做少儿培训的时候，我要接触很多学生、家长、老师，要应对各种问题，处理的工作特别杂。每天上课还要备课、学习、开会，经常加班，有时下班都晚上十一二点了。那时我就觉得脑子是蒙的，身体累，心也累，这种负面情绪让整个人陷入一种恶性循环。”2010年底，她在网上看到关于通草花的报道，了解到通草花是用通草制作而成的假花，以逼真闻名。

通草是通脱木的茎髓，是一味中药材，截成段后捋直晒干，便可切成像纸一样的薄片，称为通草纸。“通草纸很特别，干燥的时候很脆，容易破损，但用湿毛巾润湿了之后就会变软，想怎么塑形都可以。”

通草花制作历史悠久，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朝。起初，通草花专供皇宫使用，后逐渐走向民间。《清史稿·后妃传》中评价富察皇后时提到“以通草绒花为饰，不御珠翠”，其中的通草绒花指的就是通草花和绒花这类假花。几年前，爆火的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中也提及了通草绒花，引起了不少人对通草花的关注。

“古代冬天没有太多鲜花，所以就用通草花来做装饰。”朱欣瞬间被吸引，“我很喜欢花，但养不活花。通草花不仅可以展现花最美的状态，还能长久保存。当时我想，要是我学会了做通草花，就可以创造各种不同的花了。”朱欣在查资料的过程中，愈发坚定了要去扬州找戴春富拜师学艺的想法。不久，带着工作两年多攒下的几万块钱积蓄，她辞职出发了。

算上朱欣，全国的通草花传承人也“只有六七个”。1959年，被称为首都“十大建筑”之一的人民大会堂落成，扬州匠人戴春富和姐夫钱宏才合作完成的10盆扬州通草花盆景入选陈列物品。

作为戴春富的徒弟，“90后”朱欣对通草花的“高光时刻”如数家珍：“这之后，师父的作品还被送入紫光阁，并在国内外参加过很多展览。”然而，这门技艺一度面临失传的风险——朱欣拜师时，包括戴春富在内，全国还在做通草花的老手艺人只剩两位。

“永生花是用鲜花做的，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只有3至5年。而我们的通草花，保存一两百年都没问题，也被称为中国的‘永不凋谢之花’。”朱欣在20岁那年决心投身其中，开启自己的“造花之旅”。

这一平方米内的“静”

拜师并没有朱欣预想中顺利。她没有戴春富的联系方式，只知道他工作室的大概位置。一连两次拜访，戴春富都不在。好在她发现戴春富的工作台上有一张名片，上面有电话号码。她给戴春富打电话说明了来意，老人家同意见面，至于拜师，却不置可否。“他跟我说，你大老远跑过来不容易，可以先试试，看能不能坚持下来再说。”戴春富当时已70岁了，自1958年进入扬州制花厂，做了半个多世纪通草花，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见过太多人因一时兴起跑来学艺，学几个月就走了。他不敢确定朱欣的热情能维持多久。

一开始，戴春富便教了朱欣最难做的菊花。一朵菊花需捏揉剪粘上百个花瓣，每个花瓣虽然形状大致相同，但实则各有姿态，而且每一片花瓣都不能有捏痕。

“师父说你把菊花做好了，做别的花就好上手了。当时我一到一晚捏花瓣，每天捏几百个，练了一个多月总算差不多了。就这样，我都算学得比较快的了。”朱欣说，很多人难以忍受这个过程，觉得太枯燥乏味，“比上班还要无聊”，便不再继续学了。朱欣坚持了下来。

那段时间，她一边学做通草花，一边捡起了小时候做耳环的手艺——一个月多少能挣几百块钱。为了节省开支，她租最便宜的房子，房间里只能放下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洗漱台，上厕所都得去外面的公共厕所。她买最便宜的菜，零食不吃就不吃，奶茶更是几乎戒掉了。但她从不觉得苦。她用了一个外人听来很夸张的说法：“自从做了通草花，我几乎就没有烦恼了。”

她说，沉浸式做花的时候不会受任何人的影响，只需待在这一平方米内专注于手上的花就行，过去几年浮躁的心，终于“静”下来了。半年后，朱欣给戴春富敬了拜师茶，正式入门了。

戴春富话少，总是安安静静做花。有时会带着几个徒弟出去赏花，更确切地说，是观察花。初开时的花是什么样子，盛开时的花是什么样子，凋谢时的花又是什么样子，都得仔细观察、记在心里，做花的时候手上才更有数。偶尔，他也会跟徒弟们讲讲自己以前的故事。在没有快递的年代，他和扬州制花厂的同事得从扬州坐绿皮火车去云贵地区买通草纸。因为通脱木主要生长在云贵地区的山上，所以他们要翻山越岭，去山里找人把通脱木里的通草取出来，切成通草纸，再背回扬州。

当年，扬州制花厂不仅做通草花，还做绒花、绢花等。为了出口创汇，当时主要的通草花产品就是大件的盆景和挂屏。然而，盆景体积太大，挂屏玻璃易碎，再加上手工生产能力低等多种原因，通草花逐步停产。制花厂倒闭后，做通草花的人更少。“后来，就只剩下我师父戴春富和师叔钱宏仁两位老师傅在做，感觉通草花马上就要被市场彻底‘淘汰’了。”朱欣说，通草花之所以现在被称为扬州通草花，就是因为申遗时，只有扬州还有人在传承。

“以前全国各地都有，但现在连很多扬州人都不知道通草花了。”戴春富做了一辈子通草花，技艺出神入化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门技艺渐渐从大众视野中消失，不可谓不遗憾。看着师父的失落，朱欣脑海中萌生一个念头：自己这一辈传承人能否带着通草花蹚出一条新路？



朱欣与师父戴春富



朱欣在制作通草花

“不再担心手艺失传”

今年，朱欣被扬州市评为市级通草花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。但算上她，全国的通草花传承人也“只有六七个”。

这些年来，朱欣除了积极推动通草花进校园、进社区，还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通草花制作教程。

“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，对通草花很感兴趣，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来扬州学。我就在网上免费分享一些制作方法，让大家自己在家做，慢慢有了些热度。”

其中一条介绍通草菊花的视频，播放量超200万，整个“通草花制作教程”合集更是有1000多万播放量。

效果是超乎朱欣预料的。这些视频不仅让更多人知道了什么是通草花，还给朱欣带来了不少订单，更关键的是，吸引来了两个“00后”女孩学艺，“是正儿八经想当通草花传承人的那种”。如今，她们已经跟着朱欣学习了一年多。

看着两个徒弟，朱欣总会想起当年的自己——同样的年纪轻轻，同样的背井离乡，同样的目标清晰。

通草花制作的特点是易学难精。哪怕师父面对面地坐着给徒弟示范，但徒弟跟着做出来的可能就是不好看。塑形不好，花型就生硬、不灵动；上色不好，整体就不协调、不自然。“通草花追求的就是仿真度，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让人一眼看出这是假花，所以就得沉下心来不停地试错。”

“我们碰上了好时候。”朱欣感慨，“这几年，国风兴起，汉服热起来了，也带火了通草花发簪、胸针之类的饰品。再加上国家大力宣传非遗，大家更加有文化自信，就会去喜欢、支持我们的非遗作品。”

与此同时，她也在思考通草花如何突破局限性。比如，如果做成饰品只适合女性用户，那么就做成玻璃罩摆件、小相框摆件，让受众群体更广一些。

这次采访快结束时，一个姑娘从湖南赶来，表示要跟着朱欣学做通草花。

据《环球人物》